

中国高等院校《艺术素养》丛书

# 佛教文学

陈引驰/编著



人生苦短 不见才  
人生苦短 不聚散  
不如生 不如死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佛教文学/陈引驰编著.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3.8

(中国高等院校《艺术素养》丛书)

ISBN 7-5322-3372-3

I.佛... II.陈... III.佛教—宗教文学—世界—高等学校—教学参考资料 IV.I106.9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46088号

---

中国高等院校《艺术素养》丛书

**佛教文学**

编 著: 陈引驰

责任编辑: 张 晶

出版发行: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出版印刷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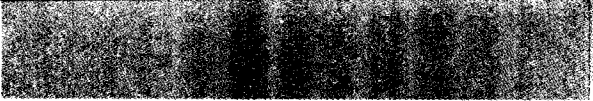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6.5

版 次: 2003年8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5050

书 号: ISBN7-5322-3372-3/J.3142

定 价: 18.00元



中国高等院校《艺术素养》丛书

# 佛教文学

陈引驰 / 编著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中国高等院校  
《艺术素养》丛书  
佛教文学

主 编 李 新  
策 划 张 晶

编 著 陈引驰  
责任编辑 张 晶  
版式设计 霍小旦  
封面设计 崔生国  
技术编辑 陆尧春

# 目录

## 第一章 佛教的产生与文学传统 /7

- 1 佛教在印度的兴起 /7
- 2 佛教讲经中的文学传统 /15

## 第二章 佛教本生经与民间故事 /23

- 1 佛教经典与印度民间故事 /23
- 2 宗教与世俗的交相辉映 /26

## 第三章 佛教经典的传译与影响 /30

- 1 佛经汉译的探索与文学性的追求 /30
- 2 古代中国影响深远的佛经：《维摩诘经》 /36
- 3 汉译佛经语汇之丰富 /41

# 目录

## 第四章 志怪佛影与佛教传记 /46

- 1 志怪兴盛中佛教情节的移借 /46
- 2 轮回观和地狱：文学视野的扩张 /52
- 3 僧侣传记中的传奇 /58

## 第五章 六朝诗歌发展与佛教 /62

- 1 晋室东渡后玄佛并盛与士僧交往 /62
- 2 庐山下的诗人与庐山上的高僧 /65
- 3 山水诗中的佛教助缘 /69
- 4 中古诗歌形式成熟的佛教媒介 /74

## 第六章 佛教氛围与禅门创作 /79

- 1 唐代佛教鼎盛之氛围 /79

# 目录

2 寺院与壁画 /83

3 禅宗故事的演进 /93

4 诗僧：宗教与文学结合的新型人物 /96

## 第七章 唐代诗人及诗与佛教 /103

1 王维：摩诃居士成“诗佛” /103

2 李白：“诗仙”还是“金粟如来” /109

3 柳宗元：“黔之驴”到底从哪儿来 /113

4 韩愈：反佛者笔下的佛教痕迹 /117

5 “乐天居士”白居易 /121

6 李义山之学道与归佛 /126

7 王梵志：唐代的《好了歌》 /129

8 寒山之吟唱 /135

## 第八章 叙事文学的佛教因素 /142

# 目录

1 源于《大唐西域记》的传奇 /142

2 边讲边唱的通俗宗教文艺 /150

## 第九章 近世诗人与佛教 /161

1 东坡的理趣与梦幻意识 /161

2 晚明的禅与道 /167

3 近代诗僧与苏曼殊 /173

## 第十章 《西游》《红楼》之佛影 /182

1 唐僧故事的演变 /182

2 孙悟空是何方神圣 /187

3 《西游记》情节观念的佛教溯源 /190

4 《红楼梦》的“色空”观 /197

## 主要参考文献 /206



# 第一章

## Chapter 1

### 佛教的产生与文学传统

#### 1 佛教在印度的兴起

虽然鲁迅先生说过，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但如果仔细想一想，其实最有影响的宗教还有佛教。佛教作为整体性的文化现象，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迹：许多民俗可以追溯到佛教；没有佛教哲学的刺激，宋明理学不会形成自己的面貌；佛教艺术的气息，丰富了中土壁画、雕塑的无数美妙形象；而没有佛经带来的夸诞的想像和渺远的境界，中国文学也势将减去许多奇幻的色彩……

基于这些情形，人们归纳中国传统的精神脉络时常常并举儒、道、释三家，却似乎往往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佛教在中国并非古已有之的，它的所有的一切都首先得追溯到那个遥远世界的遥远年代。

佛教得名自它的创始人佛陀，而这位所谓“觉悟者”，诞生在纪元前数百年的印度。

印度大致属于热带和亚热带气候，自然的赐予非常之丰厚，在如此环境中，人们自然会倾向冥思玄想。宗教学者曾经说过，在印度可以找到一切宗教的形式。确实，印度的种种思想几乎没有不带有明显的宗教因素的。与世界远古文明多发生于大河大江流域的通例一样，印度古代文明在印度河、恒河流域的区域发祥、繁盛。大约纪元前三千年至二千年之间的印度河流域出现了所谓达罗毗荼人。他们以农业为主，驯养牛羊，建立了整齐宏伟的城市。然而这一文明如今仅见于考古所得的鳞爪；它在纪元前二千至一千五百年间衰落了，这大约与来自西北的雅利安人的侵入有关。

“雅利安”的意思是“出身高贵的”，而雅利安人确实属于另外的种族。他们原来住在北方（今波兰至中亚之间）的广大地域内，后来分数支向外迁移，东南这一支便进入了印度河上游，与原来的土著发生接触。雅利安人傲慢地称当地人为野蛮人，因为后者皮肤黑、鼻子低就很看不起他们。雅利安人是以畜牧为生的种族，在战胜了农耕为业的敌人后，也开始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雅利安人的文明被称为“吠陀文明”。“吠陀”是“知识”的意思。形成于公元前一千五百年至一千年间的《梨俱吠陀》是最为古老的一部吠陀圣书，所录多为献祭时祈神的祷词。对印度文化而言，从此有了文字性的文献记录。

雅利安人的吠陀宗教重祭祀，祭司的地位崇高。这种宗教性的知识者，在古代文化中是常见的形象。他们东迁至恒河与朱木那河之间的平原地区后，进一步强化了以祭司为中心的社会等级制度，形成了古代印度有名的种姓制度。祭司们因垄断讲授、解说吠陀经典的权利，经世袭化形成了婆罗门种姓；掌握军事和行政权力的王族构成刹帝利种姓；从事农业、牧业、手工业和商业的人们成为吠舍种姓；首陀罗则最为低下，包括被征服的土著、奴隶、雇工之类。四种姓的名称早在《梨俱吠陀》末卷中已经出现，但随着这套制度日益严格，到了不同种姓不通婚、不共食的地步。在这一过程中，婆罗门教发展成熟，成为印度宗教文化的主导性力量。婆罗门教是一个没有教主、没有同一信仰的特殊的宗教形态，它的基本观念是：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

随着雅利安人势力的发展，他们逐渐移居到恒河中游一带。这里土地肥沃、物产富饶，促进了工商业发展，出现了许多以城市为中心的王国。城里人烟稠密，繁华富裕，比如当时强国摩揭陀的都城王舍城，据现代考古推拟，城墙长度在6公里以上。新的社会形势导致社会阶层的变动。吠舍种姓中的工商业者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形成了自己的行会，其首领称“长者”。商人集团对诸如佛教这样的新宗教的兴盛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比如摩揭陀王舍城的迦兰陀长者、拘萨罗国舍卫城的须达多长者都曾为佛陀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支持；佛陀几十年间传道所历数十国，走的也主要是当时的商道；佛陀的大弟子之一富楼那和他的父亲就都是成功的商人。而在城市国家建立及兼并的过程中，代表了世俗权力的刹帝利种姓与神权代表婆罗门的冲突也加剧了。这样，反婆罗门的思潮成为当时风起云涌的精神界的重要现象。

这些反婆罗门教的新进思想者总称为“沙门”，他们否认“吠陀”的权威，

自由游行，不问种姓，都可出家。当时各派思想纷陈，真正是百家争鸣的格局，有的教派经典中说有多达三百六十余家，佛经中常称有96“外道”，也就是说在佛教正道之外有另外的96家存在。他们殚精竭虑思考的中心，大抵是人生、灵魂、解脱等问题。佛教正是在这样的精神氛围中产生的。

佛教有佛、法、僧三宝之说，佛教之成立，有赖于伟大的先觉者释迦牟尼的出现。

释迦牟尼实际是一个尊号，即“释迦族的圣人”的意思，表明了佛陀的出身。他的名字应该是“乔答摩·悉达多”。佛陀所属的释迦族，据晚近的学者研究，认为不是雅利安人，而是原来的当地居民。佛陀出身的国度叫迦毗罗卫国，位于今尼泊尔南部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实行的是较为民主的体制，与雅利安人的君主制确实有差异。《普曜经》记载，迦毗罗卫城中设议事厅，民众往往集中在那儿处理行政、法律事务。君主制的拘萨罗国对这个弱小的国度行使宗主国的权力，且最终灭了它。佛陀的父亲是该国的净饭王。这个“王”并非



释迦牟尼蓝毗尼花园降生壁画 西藏 14至15世纪

等同于君主，而只是共和政治体制下参政的贵族，这从净饭王还有兄弟叫做白饭王、甘露饭王等就可以明白了。而且，从他们的名号看，该国似乎是以农业为主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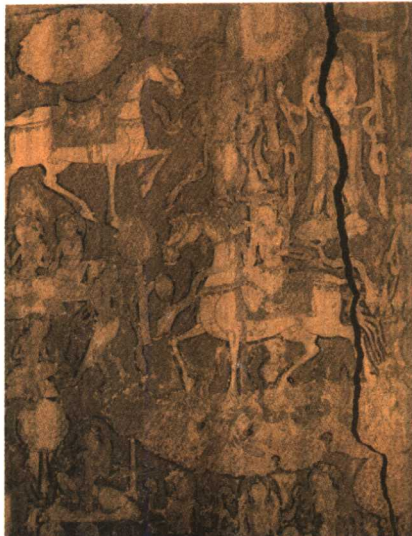
佛陀的母亲是邻国的摩耶夫人。传说摩耶夫人依循当地习俗，临产前回娘家生产。走到蓝毗尼花园时，见有一娑罗树(也就是无忧花树)，花色鲜美，香气四溢，便举手摘花，释迦牟尼这时就由她的右肋下生出。许多许多年以后，西行求法的唐三藏和尚玄奘还能见到这一片风景：“澄清皎镜，杂花弥漫”，“有无忧花树，今已枯悴，菩萨诞生之处”。那么多年过去了，当地还流传着释迦牟尼诞生后的灵异举止：“菩萨生已，不扶而行于四方，各七步，而自言曰：‘天上天下，惟我独尊，今兹而往，生分已尽。’随足所蹈，出大莲花。二龙涌出，往虚空中各吐水，一冷一暖，以浴太子。”(《大唐西域记》)。

对于一个伟大宗教的领袖而言，这些神奇传说算不得太离奇。但后代要想考究佛陀的实在生平却因为这些美丽的传说而备感困惑。比如摩耶夫人在蓝毗尼花园生下佛陀究竟在哪一年？佛陀活了80岁，这是普遍接受的；他的诞辰是以他灭度之年上推而得的。依据不同的典籍和史实，佛陀灭度之年竟然多达60多种。中国学者大多据“众圣点记”定为纪元前485年。所谓“众圣点记”，是据隋代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十一所载《善见毗婆娑律》译记的说法，称佛陀灭度后传此律者每年在此律后记一点，至永明七年(489年)共有975点，故知释迦牟尼灭度于纪元前485年；而生年则是在纪元前565年。这么说，他比中国古代的圣人孔子(前551-479年)略为年长些。

释迦牟尼诞生7天之后，母亲摩耶夫人就去世了，他是由姨母摩诃波闍波提夫人抚养长大的。年少时的释迦牟尼容貌俊美，文武兼习。父亲净饭王对他深抱期望，希望有朝一日自己的儿子能成为转轮王，君临天下。父亲为他建筑了春、夏、雨三季居住的宫殿，提供刹帝利青年所享受的最好的教育。他在17岁时又娶了美丽的耶输陀罗为妻，马鸣长诗《佛所行赞》形容她的美貌说：“贤妃美容貌，窈窕淑女姿；瑰艳若天后，同处日夜欢。”两人恩爱结合，生有一个儿子。可以说，释迦牟尼的早年确实享尽了世间的荣华富贵。但他很早就喜好沉思冥想，曾在城外的阎浮树下静坐，日薄西山时，树影依然笼罩在他的头顶。这种神异似乎预示着释迦牟尼早年生活中便已蕴含着与世俗生活间离的精神世界。

传说，释迦牟尼诞生之初，有仙人预言：如不出家，便成转轮王。净饭王非常担心儿子受当时沙门思想的影响，出家远游，因而竭力用财宝和美女堆积在释迦牟尼身边。照《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的记载，释迦牟尼曾拥有3位夫人，6万彩女。这虽然让人难以置信，但净饭王消除释迦牟尼出世之念的决心已足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释迦牟尼最后还是抛弃了优裕的生活，离开慈亲妻子，成就了更大的慈悲功业。这一转机，在佛经文献中，发生于四门出游。释迦牟尼



佛传经变画夜半逾城出家 西藏 古格王国都城遗址白庙

一次出东门游玩，见到了一位衰弱老者。驭者车匿对他说：“这就是生活之路。”整日环绕在鲜花盛开和如花少女之中的释迦牟尼看到了人生在青春、美好之外的另一面。下一次，释迦牟尼在南门遇到了痛苦的病人在呻吟，驭者又告诉他这也是生活必然的组成部分。第三次，他在西门见到的是送葬的队列，车匿指给他看这人生最终的归宿。衰老、病痛、死亡，生命的无常深切打动了释迦牟尼的内心。当他最后在北门迎面见到一位沙门修行者时，仿佛突然看到了一丝解脱苦恼的光明。释迦牟尼决定要到外面的世界去寻找解除人生之苦闷的真谛。现代的佛教史学者往往不能认同这个象征性极强的故事，认为它是虚构的，至少是经过了文学性加工。他们宁愿更平实地相信释迦牟尼之出家，是受了普遍的沙门思想的影响，或者是出于迦毗罗卫作为小国受拘萨罗国之压迫的家国衰运的刺激。但这个对佛教的诞生来说，却具有最好的寓示意义，它告诉人们，佛陀最深的冲动发生在何处？他的教教是以什么为根本目的的？答案只有一个：人生。

宗教不仅仅是思想，它更需要的是实践。释迦牟尼立定出家求道的决心后，不顾父亲净饭王的种种阻碍，终于在29岁时出走，来到跋迦婆仙人苦行



犍陀罗风格的苦行菩萨像



释迦牟尼初次说法的鹿野苑遗址



佛陀鹿野苑初转法轮  
萨拉纳特

林，剃去须发，正式出家修道。在深邃茂密的森林中锻炼思想、研究哲学，似乎是印度的一项传统。诗人泰戈尔说过：“希腊文明产生于粘土造就的砖屋里，印度文明产生于森林中。”跋迦婆仙人苦行林，便是当时著名的沙门修行处所。当时沙门修行的方法千奇百怪，但大致分类，只是禅定和苦行两种。释迦牟尼先修行禅定，但觉得无法达到彻底解脱的境界，于是去学习苦行。苦行者试图通过节食、绝食、中止呼吸、抑制内心活动等折磨身心的办法，来减息人之生气，进而获得精神自由。释迦牟尼先后在摩揭陀国的王舍城外盘荼婆山、尼连禅河边苦行6年；结果因为只日食一米一麦，而身体衰弱至极，《佛本行集经》形容道：“身体羸瘦，喘息甚弱，如八九十衰朽老公，全无力气。”但解脱之道，茫无端绪。释迦牟尼终于觉悟到，真理的求索有待于健康的体魄和头脑，苦行是一条歧途。于是起身在尼连禅河中洗去6年的积垢，接受了一位牧羊女的乳糜，恢复了身心的健康。然而正因为释迦牟尼放弃了苦行，原先净饭王派来护侍他的5个人以为他背弃了求道的诚念和努力，一起离开了他。他们的转身走开，正表示释迦牟尼开始走上自己的求索真谛之路。

释迦牟尼独自一人走到菩提伽耶城外的一棵毕钵罗树下，盘腿端坐，立誓如果不证得上正觉，终不起座。静坐凝思连续进行了7天7夜，终于在第7个昼夜天将破晓、金星升起之时，释迦牟尼大彻大悟，成为觉悟者：“佛陀。”这年，他35岁。佛陀落坐其下的毕钵罗树也因此被称为“菩提树”（“菩提”也就是“智慧”之意）。

佛陀在证道之后曾经一番迟疑，终于决定向

世间宣讲自己的领悟。他首先来到波罗奈城外的鹿野苑，找到当初他结束苦行后离开他的5人，讲说了自己所体悟到的“四谛”，即“苦”、“集”、“灭”、“道”四谛。前两者阐明人生之苦痛和缘由，而后两者指出人生可以通过修证断灭苦痛、达到理想的境界以及修证的方法。所谓“苦谛”即说人生如同苦海，生老病死不可解脱；“集谛”则指出造成人生之苦的原因是无知招致的烦恼和造作引发的惑乱；“灭谛”说明了苦恼之源、断除烦恼就可从苦海中得到解脱；最后的“道谛”就是具体解说灭苦的方法，简单地说即“八正道”：“正见”(正确的见识)、“正志”(正确的思维)、“正语”(正确的言语)、“正业”(正确的行为)、“正命”(正确的生活)、“正精进”(正确的努力)、“正念”(正确的念想)、“正定”(正确的禅定)。由此观念上的认识到实践上的修行，最后便可以超凡入圣，到达彼岸世界。这是佛陀最初的说法，也是佛教最基本的教义。这次讲法被称为“初转法轮”。

释迦牟尼35岁证道成佛，至80岁灭度，45年间在印度各地传教，主要在恒河中游一带，居留时间最长的、受其教化最深的当属王舍城、舍卫城、吠舍离和伽毗罗卫等地。佛陀僧团的人数不少，早期佛教典籍《阿含经》和有关律藏中常见佛陀之比丘“五百人”或“千五百人”等数字。从严格的现代学术立场看，佛陀艰辛而辉煌的传教生涯能按时间顺序陈述的，只有最初的几个月和最末的几个月。佛陀80岁时离开摩揭陀国王舍城，北渡恒河，到达跋耆国的吠舍离城，在那儿度过雨季。那时他自知病势沉重，对弟子们说起：“天地人物，



印度僧人图 新疆 伯孜克里克 32窟壁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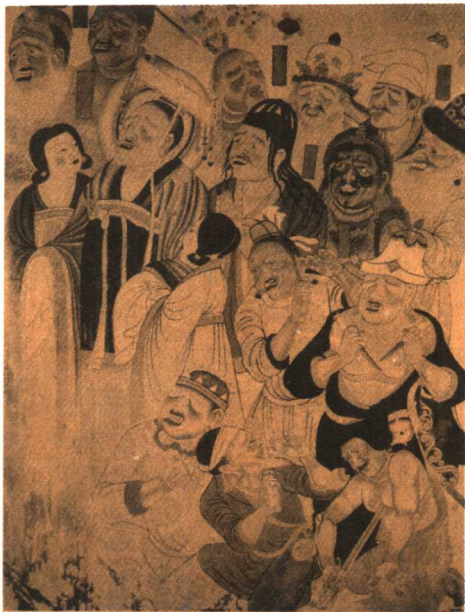


释迦牟尼树下说法图 敦煌 320窟壁画  
现藏哈 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



佛涅槃像 敦煌 158窟 中唐

无有不终，欲使有为不变易者，无有是处。我亦先说恩爱无常，合会有离，身非己有，命不久存。”雨季结束之后，继续北行，最后到达娑罗树林，那是在拘尸那迦城外。佛陀坐在两树间的绳床上，向婆罗门学者须跋陀罗说法，收了最后一位门徒。灭度前，佛陀最后教导众僧，不要因为失去导师而彷徨，当以法为师，努力精进，不可放逸。佛陀头向北方，面朝西侧，枕右手侧卧而逝。传说其时娑罗树骤然变为白色，如同仙鹤。佛陀完成了始于娑罗树下、终于娑罗树下的觉悟的一生。



涅槃经变画中各族王子举哀图 敦煌 158窟 中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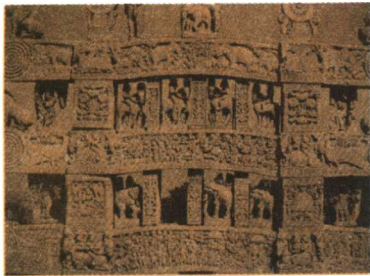
佛陀的生平，按照佛经的记载，可以说是神异与真实的结合，夸饰的想像与平易的生活混合在一起。曾有人怀疑释迦牟尼是否真的存在过。但今日如鹿野苑等佛教遗迹的发现，使佛陀传教的可信度增加了。不过，无论如何，今日所闻知的佛陀事迹其实已然经过了修饰。在早期佛教典籍如巴利文律藏和《阿含经》中，还只是片断记载着佛陀的生平言行，后来便产生有专述佛陀生平事迹的经典；而这些佛陀传记因为产生于不同的佛教部派之中，而且在时间、地域上也有所差异，所以其类型、篇幅等就不尽相同。中古时期传译进入中国的佛陀传记类经典，便呈现出各不相同的面目，重要的先后有东汉竺大力译《修行本起经》、



佛陀遗体焚化壁画 新疆 克孜尔石窟 205窟

吴支谦译《太子瑞应本起经》(此经是前一种经的异译)、西晋竺法护译《普曜经》、隋





印度山奇大塔第一塔入口



八王争舍利 印度山奇大塔

阇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等。这些经典难免会大大发挥释迦牟尼生活中奇异的成份，英国小说家韦尔斯(H. G. Wells)在他的《世界史纲》中谈及后来的教徒：“为了教主的荣耀，为了他们所关心的宣传能够成功”，“大谈附会于佛陀的奇迹”，“讲他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奇迹，一直讲到他逝世时身上发出某种光辉为止”。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涉及佛陀生平事迹的经典，可以归为佛传文学。其中如公元一世纪时马鸣撰成的《佛所行赞》更是极为出色的作品，直至唐代高僧义净去印度巡行时还发现许多人都能背诵此诗；它是一部长篇叙事诗，从佛陀生长王宫到双树下圆寂，做了完整的描绘，北凉县无疆的译本为五言诗体，9300行，46000多字，在中国传世的文献中要算是最长的韵文学作品了。《佛所行赞》因其具有鲜明的文学性质，被陈寅恪先生称为“梵语佛教文学中第一作品”。

确实，在某种意义上，今天我们了解的佛陀真实而神奇的一生，本身就是一个富含文学性的故事，是佛教文学的一个精彩成果。

## 2 佛教讲经中的文学传统

佛教从产生之初，与任何宗教一样，就存在传布的问题。我们上面说过，佛教的成立有待于佛、法、僧三者。佛陀悟道后，前两者已具备，缺的只是信众了；而聚集信众则需通过传教招致。

佛陀从鹿野苑初次传教开始，采取的就是口说形式，下面这个故事可以说明如此情形一直延续到他身后。释迦牟尼的堂弟阿难，是最初的十大弟子之